

郭注莊子

五

天運 天地 天道

服部文庫

イ 17

2041

5

8 9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117
2041
5

莊子南華真經卷五

郭象注

外篇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均於不為而自化也萬物雖多其治一

也一以自得為治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君原

於德而成於天以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故曰

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任自然之運動以道

觀言而天下之君正無為者自然為君非邪也以道觀分而君

德

正亦作之於本同
非邪疏作非向邪

臣之義明

各當其分則無為位上有為位下也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

官治

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

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

無為也則

天下各以其無為應之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

於萬物者道也

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

上治人者事也

使人人自得其事

能有所藝者技也

技者萬物之末用也

技兼於事

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夫本末之相兼

猶手臂之相抱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

故曰古之畜天下

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一無為而羣理

都舉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

不可以不剋心焉

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剋而去之

無為為之之

謂天

不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

無為言之之謂德

不為此言而此言自

言乃真德

愛人利物之謂仁

此任其性命之情也

不同同之之謂

大

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

行不崖異之謂寬

玄同彼我

則萬物自容故有餘

有萬不同之謂富

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

故執德

之謂紀

德者人之綱要

德成之謂立

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

循於道

之謂備

夫道非備物也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內自得也

君子明

於此十者則翰乎其心之大也

心大故事無不容也

沛乎

其為萬物逝也

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

藏珠於淵

不貴難得之物

不利貨財

乃能忘我

不近貴富

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

不樂壽不哀夭

所謂

不榮通不醜窮

忘壽夭於胸中

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

皆委

物也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

忽然不覺

顯則明

不顯則默

而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姪然無

夫子曰夫道淵乎

其居也謬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

聲由

故金

石有聲不考不鳴

因以喻體道者

萬物孰能定之

應感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

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

也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本立而

故其德廣

任素

而德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物採之而後出耳

故形

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

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

謂王德之人

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

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

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

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窮其原而

神之又神而能

精焉

極至順而後能盡妙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我確斯而都任音賜之知字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皆

而任之會其彼則彼求自供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所極而已

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此寄明得真之所由使知索之而不

得言用知不足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

不得也聰明喫詬失真愈遠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

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即真也堯之師

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

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謂

子天吾藉王倪以要之欲因其師以要而使之許由曰殆哉五

乎天下也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獻知給數以敏

其性過人聰敏過人則使人而又乃以人受天用

以求復其自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夫過生於聰知

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與之配天乎彼且

乘人而無天若與之天下彼且遂方且本身而異

形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方

且尊知而火馳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方且為緒

使將興後世方且為物絃將遂使後世方且四顧

而物應將遂使後世相靡方且應衆宜將遂使後

以動物令應工務世不能忘

下同

善而利仁以應衆宜也、方且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能自得於內、而

未始有恒、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夫

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其事類可得而祖效、可以爲

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衆父、父者所以迹也、治亂之率也、

言非但治、乃爲亂、率、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南

面之賊也、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堯觀乎華、華封人曰、

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

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

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

授

期或作斯

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

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物皆

得所而志定也、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寄之天下、故無事也、夫

聖人鵜居、鵜居、無意而期安也、而穀食、仰物而足、鳥行而無彰、率性而動

非常迹也、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天下無道、

則修德就閒、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爲不閒也、故無爲而無不爲者、非不閒也、

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

化、故云厭世、而上仙也、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氣之散、三患莫

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俛俛乎耕而不顧。

時

於執事之直去耕兒

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廢

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廢

無所載，仲尼不能聞，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於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恠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返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歷，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泰初有無，無有無，無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

名無有故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一者有之初，至妙者地，至妙故

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

自生 物得以生謂之德。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
 哉。得任其自得。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
 斯可謂德也。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
 之性。夫德形性命。因變立。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
 恒以不為。同乃虛。虛乃大。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
 而自得之。有物而容養。合喙鳴。無心於言。而自
 之德小矣。地為合。天地亦無。其合緝緝。若愚若昏。
 合之。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德玄而所。夫子問於老
 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然不然。若相放。效
 強以不可。

為可。不然。為然。斯矯其性情也。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高顯
 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
 見。依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言
 皆失其。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
 常然也。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首趾猶始終也。無
 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言有形者善變。不
 並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其動止也。其死生也。
 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然。然而然。非其所用。而有治在人。不在乎。忘乎物。忘
 然。故放之。而自得也。主自用。

音宏音字司馬云辨別白若縣

乎天其名爲忘已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忘已之人是

之謂入於天人之所不能忘者已也己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

蔣閭菟見季徹曰魯君謂菟也曰請受教辭不獲

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

服恭儉音恭拔出公忠音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

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

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

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且若是則其自爲

處危其觀臺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也多物將往將使物不止於

螳

本性之分而矯音矯投迹者衆音衆蔣閭菟音菟

愬然驚曰菟也音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

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

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

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

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爲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

易悶然無迹復性自爲而不知音知若然者豈兄堯舜

之教民溟溟然弟之哉音哉溟溟自貴之謂也音謂不肯多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音矣居者不逐於外也心音心子貢南

許世及之生 音多矣 驚懼兒

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
道也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用九兒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
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
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
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為槲
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
未也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
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
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夫用時之所
用者乃純備

暇

也斯人欲修純備而
抱一守古失其旨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对有間
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
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獨茲哀歌以賣
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
無庶幾之道度幾乎不忘不墮則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
夫復之存也嗒失色頊頊然不自
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
詩云及李作卿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
以為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也不知復有夫人吾聞之夫

不定之民

假

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修、若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

假

醉於季咸也、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以其背今向古、修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識其一、不知其二、徒識修、古、抱、灌、之、朴、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外、內、為、異、而、偏、有、所、治、哉。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游、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玄同、孰識之哉、所識者、常識其迹耳。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死風於東海之濱、死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

無告

蓋此乃告國也、非告人、不傲、有、人、之、心、不、可、不、告、也、

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

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淳芒曰、聖

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

情事、而行其所為、皆因而而行言自為、而天下化、使

為之則不化也、所以謂之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

治、言其指麾顧盼而民各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

無思、行無慮、率自不藏、是非美惡、無是非於胸中、

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為安、無自私

怙乎、長也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為謂作

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

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願聞神人、願聞

迹、迹也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乘光者、此謂照曠、無我

物、空虛無所懷致命盡精、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情盡

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情復而無

迹、也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

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

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言二聖俱

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是時赤張滿稽曰、天下均

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

翼本疏本并為均作為君

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均治則願各足矣

之德而推以為均哉有虞氏之藥傷也天下皆患

許無鬼之言是也虞氏之藥禿而施髡、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

色焦然、聖人羞之明治天下者至德之世、不尚賢、

賢當其位不使能能者自為上如標枝出物上而

非尚之也民如野鹿放而自得也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

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率

自然非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用其自動故是故

行而無迹生能任其自事而無傳各止其分故不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

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

其必然邪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世俗之所

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

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言俗不為尊嚴

俗不謂之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

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

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

已諛人、則怫然作色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而終

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

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

合譬飾辭聚

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夫合譬飾辭應受道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

以此聚衆亦爲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

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

自謂衆人愚之至也

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

知其愚者非大

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

者終身不靈

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

三人

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

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

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

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

大聲不入於里耳

非委巷之所尚也

折楊皇

琴則嗑然而笑

俗人得噴曲則同聲動笑也

是故高言不止於

衆人之心

不以存懷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

此天下所以未曾用聖而

常自

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

各自信據故而不知所之

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

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

即

之不推誰其比憂

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也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

其似已也。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及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

於

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桀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眈眈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此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所牽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

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在其自為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 聖

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 萬物

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斯乃自得也 水靜則明。燭鬚眉。

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

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

無不洞明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至。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 故帝王聖人休焉。未嘗動也 休則虛

虛則實。實者倫矣。倫理也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夫無為

不失其所以動 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夫無為也則羣

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 無為則

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尋其本皆在不為中

來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也 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

素王之道也。此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

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

伊望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王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

大匠或云天子云

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彌無為而靜，而聖動而王。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無為也而尊，自然為物，所尊奉。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美配天者唯樸素

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明其所以均調天下。

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與人和者，謂

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天樂適則人樂足矣。莊子曰：吾

師乎，吾師乎，璜萬物而不為戾。變而相繼，故曰璜自璜耳，非吾師之

疏本雜作離

暴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長於上

古而不為壽。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覆載天地，刻彫衆

形而不為巧。巧者為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

足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

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

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

雖殊，無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無常

心一也。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

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天

樂而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

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有餘者閒暇之謂也

有為

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

不足者汲汲然欲為物用也欲為物用故可得而臣

也及其為臣亦有益也

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

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

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

則不主。

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

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

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

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

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今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

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

海內不自為也。

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

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天不但上之無為則用下下之無為則自用也天不

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為而

天下功、功自彼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

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乎天地之無為也此乘天地、馳

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

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

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

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

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

動、然後從之者也、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

刑

自舉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以先者、本也、君

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

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

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天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天

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

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

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後

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

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倫所尚也語道而非其序者、

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所以取道，為有序也。

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

天者自然也，自然既

明，則物得其道也。

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仁

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理適而不失其分也。

分守已明，而形名

次之。

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

原省已明，而

是非次之。

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賞

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未極於斯。

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

貴賤履位。

言各當其才也。

仁賢不肖襲情。

各自行其所能之情。

必分

末

其能。

無相易業。

必由其名。

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

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

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

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

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

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

也。安能治人。

治人者必順序。

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

之具，非知治之道。

治道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恒當不失其先後之序耳。可

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

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寄此事於羣木，斯乃

也。畜下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

不敖無告，無告者，所謂窮民也。不廢窮民，恒加恩也。苦死者，嘉孺

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

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雖

出而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

施矣。此皆不為而自然也。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自嫌有事。子天

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

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

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

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

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

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

「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

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

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

孔老以正之

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

夫至

仁者無愛而直前也

無私焉乃私也

世所謂無私者釋已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

愛已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

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

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

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

皆已自足

夫子亦放德而

行循道而趨已至矣

不待於兼愛也

又何偈偈乎揭仁義

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無由得之

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至事

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

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

重趂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

言其不惜物也

而棄妹不仁也

無近恩故曰棄

生熟不盡於前

至足

故恒有餘

而積斂無崖

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立界畔也

老子漠然不

應不以其言槩意

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

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

自怪刺譏之心所以壞也

老子曰夫巧

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脫過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

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隨物所名

苟有其實

人與之名而弗受

有實故不以致譽經心也

再受其殃

一毀一譽若受

斂

鼠壤



鼠壤

鼠壤

鼠壤

之於心則名實俱一系吾服也恒服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

變其容不吾非以服有服有為為之則士成綺鴈

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

然進趨不而目衝然衝出而頽頽然高露發而口

闕然墟而狀義然踈似繫馬而止也志在

動而持不能自發也機趣舍察而審明是知巧而

觀於秦秦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凡以為不信凡此

汝所行非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亦

正人也汝所行非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

假棟

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

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

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用世故不天下奮棟而

不與之偕靜而審乎無假患其大也而不與利遷任真而極

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

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進道賓禮樂以情

也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定於無世之所貴道者書

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

隨意之所隨者不可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

世雖貴之哉猶不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其在

意言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

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

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得彼情唯忘言遺書者耳則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此絕學去尚之意也桓公

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

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

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

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譏乎

訂馬御食云糟魄云魂也

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

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

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

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

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古之人與其

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

夫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

至焉

天運

天其運乎不運而自行也地其處乎不處而自止也日月其爭於

所乎不爭所而自代謝也孰主張是孰綱維是皆自爾孰居無

事推而行是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自行耳

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

自止邪自爾故不可知也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二者能相為各自爾也

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

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

披拂是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爾之故巫咸詔曰來吾語女

天有六極五常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

假

則無所稍問其故也但當順之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

此謂上皇順其自爾故也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

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

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體

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

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

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

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

親哉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

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

五祀臨標子言從極已
六祀又云又言三人曰三人

九洛 九、天分九地別為九州、洛在河南車、洛都
洛陽只是天下

以言之

必言之於心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

此非混孝之言也

孝之言也

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

夫南行

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

理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

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

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

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

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

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

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

莫知也

泯然常適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

夫貴在於身身猶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

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於身身猶

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

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

至富國財并焉

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

至願名譽并焉

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

是以道不渝

去華取實故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

默默乃不自得

不自得坐謂也

帝曰女始其然哉吾奏

帝曰女始其然哉吾奏

帝曰女始其然哉吾奏

帝曰女始其然哉吾奏

帝曰女始其然哉吾奏

帝曰女始其然哉吾奏

知窮乎所欲見、方已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

言物

之知力各有所齊限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夫形充空

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

聲、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調之以自然之命、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

然故若混逐叢生、混然無係、隨從而生、林樂而無形、至樂者適而已

適在體中、故無別形、布揮而不曳、自布耳、幽昏而無聲、所謂至樂、動

於無方、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居於窈冥、所謂寧極、或謂之苑、或

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

隨物變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世非唱也、聖也者、達於情

而遂於命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

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適不在言也、

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

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

惑也、此乃無樂之樂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崇耳、未

大和也、崇耳、未大和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迹稍滅也、卒之於惑、惑

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孔

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

師金曰、惜乎、而夫、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

裹

翼疏共譁作悚、而此上注作悚、則宜從悚

昧

昧

夫芻狗之未陳也，益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饜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

時

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斲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心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斯不勞而有功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祖梨橘柚邪？其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

蘇。李三州也，取州去得，以炊也。按古言云：江特毛楚之間，謂之蘇。史記云：蘇者，蘇也。注云：蘇，五州也。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

今取後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齷齪挽裂盡去

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後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

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

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

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

所以美况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惜乎而夫

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

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

聃
下同

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

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

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

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

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

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中無主而不止心中無受道之質則外無正而不

行中無主則外物無正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

人不出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中外入者無主於

中、聖人不隱田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由假

則無以藏名公器也夫名者天下不可多取矯飾

聖道也多取者也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猶傳止可以

而天下亂也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夫仁義者人之性也

也故游寄而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古之至人

假道於仁託宿於義隨時而變以遊逍遙之墟食

於荷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有為則

苟簡易養也且從其簡不貸無出也不貸者不損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遊而任之則真采也以富為

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

能與人柄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

之圃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舍之悲者操之而一無

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知進

則性命喪矣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

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

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守故不變孔子見老

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穰眯且則天地四方易

聃下同 眯

位矣蚊虻嗜膚則逼昔不寢矣

其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夫

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尚之以加其性故亂吾子使

天下無失其朴

質全而仁義著

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

立矣

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

又奚傑然若負建

鼓而求亡子者邪

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揭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自然各已足

黑白之

朴不足以爲辯

俱自然耳無所偏尚

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

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

濡以沫

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

不若相忘於江湖

斯乃忘仁而仁者也

聃下同

規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

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

成體散而成章

謂老聃能變化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

言其

因御無方自然已足

予口張而不能噤

許都名

予又何規老聃哉子

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

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

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

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

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

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強哭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殺降也，言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親疏有降殺子生五月而能言，教之速也不至乎孩，而始誰。誰者別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則人始有天矣。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

不終其天年也。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此言兵有順，則天殺盜非殺。盜自應死，殺之人自下，已有不順，故也。為種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今之以女為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何言哉！弊生於理，故無所復言。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必弊故也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慳於厲蠱之尾，

睽

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楚楚然立不安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

所出而迹豈履哉况今之人專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夫白鴟之

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

風而化鴟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類自為雌

雄故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

有遙感而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

壅故至人皆順而通之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

失焉者無自而可所在皆不可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

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久矣夫丘不與化為

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

○烏鵲孺 按字彙孺鳥交尾也 又引此句云

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

天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繡六經以說

則疏也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莊子南華真經卷五

